

# 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

——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

万建中

[摘要] 盘瓠传说在中国畲、瑶、苗等族群中广为流传,成为族群的集体记忆。它解释了这些族群的族源,为盘瓠即祖先信仰提供了支撑,衍生出“缠头和绑腿”、“留长发”和不食狗肉等族群标识。这些标识伴随着传说的不断演述而得到认定和传承。盘瓠传说实际上是这些族群神圣的口述史,坚固着这些族群的自我认同,也成为区别其他族群的显要文化表征。

[关键词] 盘瓠传说;记忆;族群认同;口述史;祖先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4)01-0139-05

## Legendary Memory and Clan Identification

——Observing PANHU legends

WAN Jian-z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t was said that PANHU was very popular in She, Yao, and Miao Nationalities in China and has become a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se clans. This legendary explains the origin of these clans and offers a support to the idea of PANHU as ancestral beliefs, which gives reasons to many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eadwrapping, footbinding, long-hairedness, and the taboo of not eating dogs. These features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inherited as a result of repeated narration. PANHU legends are in fact the history of oral, which has strongly supported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these clans and become prominent cultural features separating them from other clans.

**Key Words:** PANHU legends; memory; clan identification; oral; ancestors

传说是一个社会群体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共同记忆。关于族群(ethnic groups)的概念,以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下的定义最为流行,他有一篇较短的文章,题目就是《族群》(“The Ethnic Group”),该文说:“如果那些人类的群体对他们共同的世界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或者是因为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是因为对殖民和移民的历史有共同的记忆,而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种群体就被称为族群。”<sup>[1](P482)]</sup>自从挪威著名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th)编撰《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之后,人类学家们认识到族群的意义不是关于社会生活或人类个性的某种基本事实,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物(social construction),是社会构拟于某一人群的边界制度。族群是一个共同体,内部成员坚信他们共享的历史、文化或族源,而这种共享的载体并非历史本身,则是他们拥有的共同的记忆

(shared memories)。传说恰恰是一个族群(并不一定具有血缘关系)对相似性认同的一种主观的信念(subjective belief),一种在特定聚落范围内的共同记忆。本文所讨论的盘瓠传说,并不是关于“殖民和移民的历史”,而是和祖先历史或与祖先生死攸关的历史事件(当然并非历史事实)。

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指族群身份的确认。对此,国内学者的意见比较一致:“民族(族群)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sup>[2]</sup>“所谓民族认同,是指一个民族的成员互相之间包含着情感态度的一种特殊认知,是将他人和自我认知为同一民族成员的认知。”<sup>[3]</sup>郝时远先生有数篇论文对“族群”的概念作了辨析,并致力于这一概念运用的本土化,他说:“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是多要素的,即往往同时包括民族归属感、语言同一、宗教信仰一致和习俗相同等。”<sup>[4]</sup>本文所考察的盘瓠传说,神奇般地包含有“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的多要素”,它同时

族群问题争鸣

万建中 / 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

139

GXM YXB

对苗、瑶、畲等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进行了建构和解释,并将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聚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断强化着族群中人的认同和归属意识。

## 一、盘瓠传说的记忆文本

盘瓠传说最早的文献记载是《风俗通》,其后较详细记载有晋干宝的《搜神记》及其后的《后汉书·南蛮传》。盘瓠传说在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广为流传,大意是说:盘瓠本是龙犬,只要罩上金钟,蒸上七天七夜,就永远变成人形。可是高辛王后见婿心切,急于把金钟揭开,因只蒸了六天六夜,盘瓠从足部到颈部已成人形,但头部仍保持着龙犬的原来面目。<sup>[5]</sup>(P130) 瑶族流传的《盘王的传说》的结尾部分是这样的:

犬对妻说:“我入蒸笼里蒸七天七夜就可以变成人形。你千万不要中途打开锅盖。”犬入蒸笼。到第六天,犬妻不放心,把锅盖打开了。由于日子不足,犬虽变成人形,但小腿和头顶的毛还未褪净。因此,瑶人有缠头和绑腿的习俗。<sup>[6]</sup>

瑶族这一传说还出现在汉文文献《过山榜》(又叫《评王券牒》或《盘古圣皇榜文》)中。《过山榜》叙述道:龙犬盘瓠(即盘瓠)帮助评王咬死敌对的高王之后,得与评王的宫女结为夫妻,在“青山白云之地”安居,生了六男六女。盘瓠的岳父评王很喜欢这些外孙,赐各人一姓,共十二姓:盘、沈、包、黄、李、邓、周、赵、胡、雷、郑、冯。一天,盘瓠在山里打猎,不幸被山羊用角顶翻落崖身死。他的子女寻找良久,发现父亲的尸体挂在悬崖的大树上。儿女们攀援陡壁,砍倒大树。为了祭奠父亲,把树干砍短,掏空作为鼓筒。射杀山羊,剥皮做鼓面,涂上黄泥为的是敲打时更响亮,称为黄泥鼓。祭奠时敲打,作为纪念。后来,这十二姓子女从南京十宝店(殿)乘船迁徙他处。途中遭逢狂风,海浪滔天,姓沈的一船被海浪掀翻吞没,所以至今盘瑶中已无姓沈的人家(另一说包姓被淹死)。其他十一姓人家惊恐万分,便在船头祭祀、祈祷、许愿,希望盘王多多保佑旅途平安。此时,盘王果然差遣五旗兵马暗中保护,风平浪静,十一姓子女才能平安地靠岸登陆。盘瑶认为这是盘王显圣护佑的结果。此后便在广州连州、乐昌等地立庙,把盘王作为神祇,供奉庙中。

又有传说,盘瑶原来曾居住叫作千家洞的地方,环境很好。千家洞中也建有一座盘王庙,后来因遭官军围困攻打,盘王庙被捣毁,居住在洞内的盘瑶被迫四散迁徙。在大家分别的前夕,将一只牛角截为十二段,每户分执一段,以便他日相会时,以牛角拼凑还原为证,表明大家原是兄弟姐妹或兄弟姐妹的子孙。<sup>[7]</sup>(P236)

钟敬文先生在《槃瓠神话的考察》一文中,曾转录了两则盘瓠传说,它们分别由怀清及魏人箕收集记录,其一曰:

昔某皇帝患烂足疾,国内的医生都不能医好。皇帝便下命令谁能够医好烂脚便把皇女嫁他。某天,有一匹狗来

对皇帝说,你的脚让我舐三天一定会好的。皇帝起初不相信它。后来觉得有点奇怪便让它试试看,却意外地有了效果。因为舐过一次而大大减少了痛苦,便让它继续舐下去。第三天,脚竟完全好了。于是,狗便向着皇帝要求皇女。但是,皇帝和皇女因为它是畜生而不允许它。狗便说:“请你把我藏在柜中,49天之后我便成为一个漂亮的人了。”皇帝照着它的话做了。皇女非常懊丧地在第48天就把柜子打开来。这时狗的身体已经变成人样,只有头还没有变成。他因为皇女不守戒约而不能变成完全的人样,所以很恨皇女。这时候皇帝和皇女已经不能找出口实来拒绝他,便招他做了驸马。他们所生的五个孩子由皇帝赐以五姓,即雷、蓝、锤、鼓、盘。现在多数的都是从这五人出来的。

其二曰:

从前,某个贤明的国王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国王十分地溺爱她。某一天皇女突然不见了,国王十分焦急地使下臣们各处搜查,但是半个月还一点消息都没有。国王深思之后,贴出一张布告。说是有谁找到了皇女,便招他作女婿。这张布告贴出没几天,某一天黄昏时候,一只壮大的狗带皇女到宫里来。国王大为欢喜,可是,看到带皇女回来的却是一个畜生,不觉烦恼起来。但是因为不想失信,便对狗说:“皇女当然要下嫁给你了,而你又是兽类,怎么好呢?”狗听了频频摇动尾巴对王说:“把我放在铜柜内7天,我可以变成漂亮的人。”王就命侍臣照办了。宫女们听说狗要变成人,觉得很奇异,但因为国王的禁令还不敢打开铜柜。到第六天夜晚,一个宫女终于打开来看了。那只狗的身体和手脚已经变成人的样子,只有头还没有变成。因为被人打开来看了,已经不能再变。国王为了履行自己的约言,不得已把皇女给它。狗和皇女就是后来的始祖。<sup>[8]</sup>(P201~202)

犬变人形的情节不仅在苗、瑶、畲等西南少数民族盘瓠传说中存在,在其他民族流传的盘瓠传说及其异文中也普遍存在。譬如,朝鲜族就流传这样的传说:

从前黄帝轩辕氏有一个最爱的女儿,为了选女婿而用绳作一个大鼓挂在门前,布告说:如果有人打这个大鼓使鼓声传到内庭去便收他作女婿。某一天有了鼓声,出来一看,见是狗在打鼓。叫它再打,它又举起脚来,真的发出像皮大鼓一样的声音。只得依照约言把女儿给了它。狗伴着女子,日里是狗,夜晚就变成美少年,言语应对也和人一样。某天狗对妻子说,明晚为了要完全变做人,须得禁闭在房内。房内如果有痛苦的声音也切不可偷看。第二晚果然房内有痛苦的声音,妻子忘记戒约跑去偷看,狗已经脱去皮毛几乎是完全的人形,但是只有头上还剩有些皮毛,因为被妻子所窥,已经不能再脱了。现在的人是我们的后裔,所以头上留长发作标志。<sup>[8]</sup>(P202~203)

“盘瓠”融合了龙(蛇)与犬的两种图腾文化,远连高辛帝誉,承接商周英雄传说的精华,成为图腾、英雄和祖先三者的合体。显然,它是传说,是信仰,不是这些民族史实的复述。盘瓠传说实际上就是盘瓠部族共同体设立的社会契

约,是圣经,它成为连接盘瓠部族各个支系的纽带。既然他们的祖皇履行了契约,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盘瓠(狗),那么作为盘瓠部族的后裔,更应该一如既往地崇拜盘瓠,并以“缠头和绑腿”、“留长发”等作标志。

## 二、祖先历史的口承延续

盘瓠传说不仅维持了关于族源的记忆,而且尽到了为族源信仰进行诠释(事实上所有的族源信仰都需要诠释)的义务。在盘瓠传说中,其后代试图将盘瓠由犬体变化为人形,显然,这是图腾观念淡化后方会萌生的思想。盘瓠传说中的犬变人形的情节在图腾信仰盛行的时代是不可能被编制的。

随着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逐步增强,原始图腾观必然会发生变化:人们已不再盲目地祀奉龙犬图腾,竟然发展到对它品头论足起来。一方面传统的图腾观以其神圣的不容怀疑的传播形式流布下来,这主要得力于祭祀仪式和民俗惯性;另一方面,龙犬又毕竟为异类,奉其为祖先,这对已成为大自然主人的瑶、苗、畲等民族来说,委实难以接受。传说中使这一矛盾得到圆满化解,它让族民们轻而易举地达至心理的平衡和满足:他们的祖先本可以成为地道的神人的,只是由于凡人不听从神犬的告诫,冒失的行为中断了神转化人的进程,祖先为犬的形象才一直延续下来。故而龙犬——盘瓠理应受到尊敬。这充分展露了古人在刚刚取得了支配自然地位之后,图腾和祖先观念上的尴尬心态。

关于犬的故事,民间极多,干宝《搜神记》有《义犬冢》条,狗对主人的忠诚曾为其赢得极高的声誉。但晚近以后,狗的形象被极度丑化。此传说在一定程度上还可抵御外族对犬祖先的鄙夷和敌视。这也诠释了何以其他以动物为图腾的民族没有刻意让动物化人并在其间穿插传说故事的原因。

以口承文本的形式来清除后人可能产生的对盘瓠始祖不敬的邪念,从而坚固全族族民祖先信仰的支柱。这既是族民们在精神生活方面睿智的凸现,也充分显示了他们利用传说来强化信仰观念的天赋。在这里,传说已不仅是对现实生活中同类习俗的观照,还是族民们信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口头叙事范式。这种范式在其他信仰活动中有时也被恰到好处地利用。此种口承文本有效地消解了瑶、苗、畲等族的后世族民对始祖盘瓠“出身”及长相的忧虑和失望,从而保持了对犬祖先的接受和认同。

不同族群的盘瓠传说或多或少有些差异,口耳相传的过程本身也会产生差异,但传说的基本情节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它们都释放出诠释和认同的双重功能。关于神圣祖先的历史,是不能有多种说法的,否则,因其不确定性便会导致“祖先”不断遭受质疑,传说所承受的诠释和认同功能就不可能得到落实。尽管盘瓠传说的汉文本早已被制造出来,但当地族民并不依据这些文献文本来演绎传说,更何况像《过山榜》这样的文献,过去秘藏在少数个人手里,被视作是祖传下来的一件重要遗物而加以保管,不给人看。盘瓠

传说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自足的自控又自动的运动形态。而且,盘瓠传说的演述是一种集体行为,演述者的任何增删和修改都会得到及时的纠正,因为盘瓠传说早已完成了自我纠正的过程。我们现在见到的文本,也是最终定型的文本,是族民集体创造的产物,得到了祖祖辈辈的认定。故此,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是族民共享的关于祖先的口述史,我们似可称之为口头凝固的文本。

传说记忆并非只存在于大脑中,也外显于表演仪式中,或者说是不断重复的表演仪式让族群中人获得了连续的传说记忆。传说记忆实在就是仪式行为。我国瑶、苗、畲许多民族的先民视盘瓠为始祖,认为自己是盘瓠的后代。这种观念在这些民族祭祀盘瓠祖先的仪式中亦有反映。瑶族每年旧历十月十六日为盘王节。三年一小祭,五年一大祭。大祭之时,举寨出动,数百名瑶族男女击盘鼓跳舞,唱《盘王歌》。此外,每年正月岁旦还要举行祭盘瓠的仪式。史料记载“正月家人负狗环行炉灶三匝,然后举家男女向狗膜拜。是日就餐,必扣槽蹲地而食,以为尽礼。”<sup>[9](P81)</sup>在《查亲信歌》中瑶族唱道:“五家七姓龙犬子,同支宗祖一家亲。”长期以来,毗邻而居的茶山瑶人、壮族和汉族,都把狗肉视为美味,而盘瑶等直到如今还保留不食狗肉的禁忌。“瑶族各群体共同禁忌是吃狗肉,其故有三:(1)狗肉是族内图腾,(2)吃狗肉者死后不能升天,(3)吃了狗度戒作法时不灵。”<sup>[10]</sup>“对盘瓠的图腾崇拜,还表现在‘跳盘王’的祭神仪式上。解放前在未婚青年男女协助巫师娱神祀祖的歌舞表演中,人们要穿上狗尾巴的花衣,甚至伴有狗的种种模拟动作,以祈求图腾物保佑民族人丁兴旺。”<sup>[11](P85)</sup>畲族过去也有祭盘瓠的仪式,每三年一祭,祭祀仪式上悬挂画有盘瓠犬形象的“祖图”,供“狗头杖”,参加祭典仪式的人戴狗头狗尾帽,唱“狗皇歌”。苗族祭盘瓠的历史也有千余年之久,据汉文史料记载,唐代苗族就盛行盘瓠祭,历经宋、元、明代,一直延续至清朝。视犬为他们的祖先或与他们的祖先有血缘联系,他们对犬的膜拜自然是无条件的,任何对犬不恭的想法和行为,都是对祖宗的亵渎,要受惩罚。

为了保持不食狗肉和任何对犬不恭的想法和行为这类文化符号的神圣性及神秘性,人们让它附会在一个“真实可信”的传说之上,并成为口述史世代传播下来。传说诠释了禁忌的起源,并纳入了深入人心的祖先崇拜的意识。这样,已具威慑力和权威性的传说便成为族群内成员相互(主要是年长的对年轻的)训诫的宗教式话语。超越了祖先崇拜辐射的区域,这话语便不起作用。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尽管族群成员的理性与智慧的程度足以使他们认识到触犯禁忌(吃狗肉)绝不会招致事实上的惩罚,但他们对祖先生而有之的情感及敬畏也足以使他们负担不起亵渎祖先的罪名。如果说禁忌本身带有宗教性,那么,其与祖先的附和则肯定使这种宗教意味得以强化。将禁忌的动因置于祖先身上,从而使传说成为族源史并获得巨大的成功,这是长期以来族群成员集体智慧和愿望的结晶。

### 三、口传记忆的认同功能

盘瓠传说所构拟的祖先的“历史”,属于美国人类学者凯斯(Charles F. Keyes)指称的“民间历史”(folk histories),即韦伯所谓的“共同记忆”(shared memories)的一部分。这一特定的民间历史显然是由认同的需要设定的。凯斯认为,文化认同本身并不是被动地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或者以某种看不见的神秘的方式传布的,事实上是主动地、故意地传播出去的,并以文化表达方式不断加以确认(constantly revalidated in cultural expressions)。<sup>[11](P486)</sup>在这里,祖先的历史并不要求局外人看中的所谓的“客观与真实”,重要的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社会记忆。在瑶、苗、畲这些族群内人的意识中,这段构拟的历史是值得崇信的,并一代一代深深地镌刻在族民们的脑海中,在对祖先共同的追忆中延续着族群的认同。

20世纪下半叶,族群认同理论出现了根基论观点(即原生论, Primordialisms),主要代表人物有希尔斯(Edward Shils)、菲什曼(fishman)、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人。根基论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天赋或根基性的亲属情感联系。对族群成员而言,原生性的纽带和情感是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最能够激发这种根基性亲属情感和先祖意识的莫过于族群起源(ethnogenesis)的传说,这种传说让族内人在对祖先共同的依恋中构成了强烈的集体意识。族群认同是以族源认同为基础的,是以对相同族源的认定为前提的。族源是维系族群成员相互认同的“天赋的联结”(primordial bonds)。“祖先崇拜被解释为一种政治制度,通过向宗族成员灌输有关意识而获得社会整合与团结的效果。”<sup>[12](P375)</sup>瑶、畲、苗等族群组织一直强调共同的继嗣和与盘瓠的血缘关系,有了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便容易形成凝聚力强的群体。耐人寻味的是,瑶、畲、苗等族群生活之地,绝大多数村寨并没有共同的祭祀盘瓠的神庙,都在各家堂屋内供奉一个盘王神位。据说,这与他们原本为游耕民族有关。于是,祭祀盘瓠的集体活动主要就是口承传说的流传。通过盘瓠传说的演述,瑶、畲、苗等族民众坚守着自己是盘瓠子孙的信念。在瑶族内部,《过山榜》声称十二姓瑶人本是一家,“正是树开千枝,如木皆本乎根,如水之分家,万派本乎源”。<sup>[13](P22)</sup>这对不同支派不同姓氏的瑶人保持共同的族群认同有莫大的帮助。盘瓠传说在回答“我是谁”、“我从哪来”等本原问题的时候,也充分展示了其在凝聚族群认同及维持族群边界中的重要功能。有趣的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族源认同的功能也得到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的关注,他在《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一书的序言中说:“瑶族是位于中国南部边区的许多山区民族中的一个。……认同和识别在复杂的仪式用语中表达出来,尤其明显地包含在祖先崇拜中。”<sup>[14]</sup>

不仅如此,传说还为这些族群的祖先——盘瓠构拟了一段“坎坷”的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传奇性是民间传说在艺术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能使作品产生一系列悬念,以层出不穷的期待来激发听众的好奇心。盘瓠传说以曲折离奇、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唤起人们去猜测在一件事结束之

后将会有有什么新的事件和人物出现,引起人们的期待之情。然而,偶然、巧合的情节又不断地使事情的发展产生各种使人难以意料的波折,出现种种复杂的纠葛。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人们的好奇心时而被激起,时而得到满足,不断引起人们的兴趣,把听众的心牢牢地扣住。这正是盘瓠传说能为代代族民既可“传”,又能“说”的主要原因。仅仅标榜盘瓠为自己族群的祖先或提供某种祖先意象是远远不够的,民间口述史的话语形式拒绝刻板的记录,必须要有引人入胜的翔实说明即历史事件,因为后代族人会不断地追问。于是,传说的叙事魅力正好满足了人们探询的欲望并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任何事物都不能从人类文化中彻底消除记忆存储和口传传统。除非人类丧失听说能力,否则,书写文本或印刷文本不可能取代口传传统。”<sup>[15](P126)</sup>而每一次演述传说,都使这一共同的记忆得以强化,传说圈内的族民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地便获得了他们所出生的族群的历史和渊源。这个族群的历史和文化将会控塑他们的族群认同意识。

演述传说的主体是老年人,他们最拥有建构和传播本族群历史的话语权力和权威。在这共同记忆的情境之中,“祖先”、“族源”和“老人”等观念有着举足轻重的认同功能。“因为老人是作为‘久远的话语和习俗’的传递者,经由他们的经验,‘历史’也蕴含着‘传承’与‘改变’并存的性质。换言之,他们所认为的历史是具有政治的权威与权力的过去事物,而愈是久远的历史则愈具有权威与权力。但这种权威与权力的基础,则来自其文化上对于祖先、起源、老人等概念所赋予的价值。”<sup>[16]</sup>老年人是以见证人的身份叙述祖先历史的,他们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事情发展的经过,绘声绘色,手舞足蹈,似乎说的就是历史本身,说话本身就是历史,俨然就是祖先历史的重现。与其说老年人是在演述,不如说是在主持追念祖先、强化族群记忆和“族别维护”(boundary maintenance)的仪式。

为什么以狗作为始祖,而不以其他动物或植物作为始祖呢?《盘村瑶族》一书是这样解释的:“盘瑶世代代居住在深山里,人烟稀少,野兽经常出没,不论出猎、采集,还是在家,都需要狗的保护。狗能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也能保障他们取得食物——兽肉、野生植物。在实际生活中,狗是他们的保护者。”<sup>[17](P238)</sup>或许正是在对狗顶礼膜拜、不食狗肉这一点上,当地人发现了与周边的差异,于是构建出关于狗的传说,并使之与祖先联结起来,成为族群共同记忆。传说和狗肉的食用禁忌是指示或指明族群成员身份的显性要素,成为族群中人认定或表达自己身份的重要方式,即族群象征(symbolic ethnicity),或称为族界表识(ethnic boundary markers);两者共同使一族群与另一族群判然有别。这些不食狗肉的族群认定盘瓠是他们各自的祖先,他们皆归属于远古的盘瓠部族,遗留着“缠头和绑腿”、“头上留长发”和不食狗肉等独特的族群文化表征,而且,文化表征又最容易为族外人所注意和认可。可以说,传说是族群在认同过程中找到的最佳的文化表现方式之一,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支持

对于族群的认知。不食狗肉的习俗是一个外显的极易辨认的文化符号,它使得传说有了坚实的现实生活基础,拉近了祖先传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

传说和习俗的关系是互动的,它们互相印证,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为族群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诸如归属感、表达记忆的口承文本、认同共同的祖先和一致的禁忌习俗等等。“如果我们将 ethnic group 的识别纳入到‘民族共同体’这一范畴,我们也就找到了‘族群认同’的最基本要素或基础,而其他要素只是基于这一基础来强化和表现其外在特征的成分。”<sup>[14]</sup>“民族共同体”的构成“必须同时具有并表现出四种特征:(1)相信他们惟一归属;(2)相信他们有共同的血统;(3)相信他们的文化独特性;(4)外人根据上述条件(不论真假)看待该聚集体及其成员。因此,除非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并且对成员或非成员都有效,否则就不能把一个集体或聚集体称为‘民族’(ethnic),‘民族性’的概念也不适用于该集体或聚集体及其成员。”<sup>[17]</sup>盘瓠传说及其所宣扬的习俗恰恰满足了上述四个方面的要求,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护起到了其他文化形态难于胜任的作用;它是瑶、畲、苗等族群对他们之所以共享裔脉(share descent)的理解或文化阐释,而这,恰恰是维系族群的意识系结(ideological knot)。

### [参 考 文 献]

- [1] 乔健. 族群关系与文化咨询[A]. 周星,王铭铭. 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 [2] 王希恩. 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 民族研究,1995,(6).
- [3] 王建民. 民族认同浅议[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1,(2).
- [4] 郝时远. 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释义的辨析[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 [5] 高明强. 创世的神和传说[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 [6] 瑶族民间故事[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 [7] 胡起望,范宏贵. 盘村瑶族[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 [8] 钟敬文. 盘瓠神话的考察[A]. 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C].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9] 刘锡蕃. 岭表纪蛮[M].
- [10] 李远龙. 广西防城港市的族群认同(上)[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 [11] 蓝翔,张呈富,龚昌荣. 华夏民俗博览[C].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 [12] 金光亿. 文化与政治[A]. 周星,王铭铭. 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 [13] 黄钰. 评皇券牒集编[C].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14] 弗雷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 族群与边界·序言[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 [15] 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 论传统[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16] 黄应贵. 时间、历史与记忆[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 [17] M·G·史密斯. 美国的民族团结和民族性——哈佛的观点[J]. 民族译丛,1983,(6).

收稿日期 2003 - 10 - 20

[责任编辑 周耀明]

[责任校对 廖智宏]

[作者简介] 万建中(1962~),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民俗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邮编:100875;电子信箱:jianzho@bnu.edu.cn。

## 杜赞奇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出版



美国著名学者杜赞奇研究中国问题的又一部力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于1995年在美国出版以来,又成为20世纪70~80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展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该书译者为王宪明,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22.6万字,定价20元。

该书分为理论和实例研究两大部分,共七章。

理论部分探讨了近代萌芽中的民族是如何接受西方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并用之建构一个从远古向现代发展的民族主体的,并提出了“复线的历史”的观念,来取代“线性历史”的传统观念。

实例研究部分是作者尝试“复线的历史”而撰写的一系列个案研究论文的汇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山 兰)